



风月不相亲

2

昭雪篇

继《美景未迟》之后
惊艳新作

殷太皇子造的杀孽太
以至于现世报来得太早也太
刚刚还在他怀里娇笑的女子
转眼便朝他心口捅了一刀

白鹭
成双
/ 著 /



我便是间接摧折
关家的利刃
你不恨我？

奴家与殿下之间
**只有利益
没有爱恨**

既是如此，为了你的皇位大计
继续联手吧

曾经她对他说出多少的欢喜仰慕
如今他便吞下地给的多少穿肠毒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风月不相亲

白鹭
成双
/ 著 /

2

昭雪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月不相关. 2 / 白鹭成双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500-2827-2

I. ①风… II. ①白…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6415 号

风月不相关. 2

白鹭成双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郝玮刚 蔡央扬
特约编辑	孙宇航 余竹青 张丽君
封面设计	黄 梅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827-2
定 价	38.00 元

赣版权登字 : 05-2018-22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断弦的秘密	001
第二章	这都是套路	018
第三章	嬷嬷的教训	039
第四章	卖艺不卖身	057
第五章	勾引一下啊	077
第六章	当个坏人吧	093
第七章	不毁一桩亲	113
第八章	不该死的呢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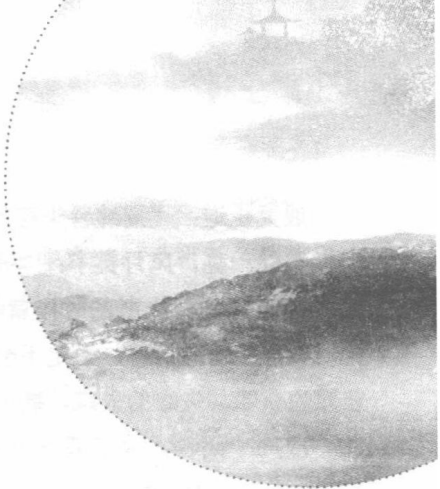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第九章	蛇毒的威胁	150
第十章	你到底是谁	167
第十一章	什么是喜欢	187
第十二章	大仇终得报	205
第十三章	等我一起回	229
第十四章	不爱吃兔肉	252
第十五章	你教的对错	272
第十六章	爱卿委屈了	294





第一章

断弦的秘密

平静地看着她出去后，殷戈止沉默了许久，喊了一声：“观止。”

观止走到床边看着他：“主子有何吩咐？”

“这个月的消息可到了？”

观止微微一顿，叹了口气：“到了，不是好消息。”

殷戈止在找一个旧人，每个月都会这么问上一遍，三年了，他还在问，观止也依旧还是摇头。

又看了门外一眼，殷戈止叹息：“罢了，准备用早膳吧。”

“是。”

风月的早膳做得很利索，没一会儿就端上来了，脸上重新挂上盈盈笑意，仿佛刚醒时那凶狠的目光只是殷戈止的幻觉。

“有好消息。”殷戈止拿起筷子，慢条斯理地说了一句。

要是别人这样说话说一半，风月肯定会提起椅子就砸过去！有好消息不会直接说啊？停顿干吗？等人鼓掌啊？

然而，这话是殷大殿下说的，她一笑，伸手鼓了鼓掌：“哇，什么好消息？”

殷戈止道：“周臻善失踪的事情已经传开了。”

眼眸一亮，风月笑了：“那冷大人也该闭嘴了。”

她昨儿吓唬冷严的时候就知道，就算他半信半疑尚在犹豫，只要听见周臻善失踪的消息，必定不会再管赵麟之事。毕竟做贼心虚，别的贼都获罪的获罪，失踪的失踪，剩下的一个贼，哪里还敢去营救同伙？

冷严一闭嘴，太子殿下再使点手段，她马上就能安安全全地出去晃悠了，也能回梦回楼了！

“除掉赵麟，护城军统领和都尉都换人，太子可以高兴半个月。”殷戈止道，“你也可以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好嘞！”风月兴高采烈地应下，拿起筷子就道，“正好房间里养着的草也该浇水了，等消息下来，奴婢就回去。”

殷戈止正在夹菜的手一顿，他侧头看她：“你倒是自觉。”

“做咱们这行的，多多少少得有点眼力见儿啊。”她骄傲地抬了抬下巴，道，“公子是喜欢清静之人，奴婢也不能总是打扰。”

她也知道自己很吵？殷戈止抿唇，点了点头。

院子里花开得灿烂，风月用完膳就跑来跑去的，帮着观止修剪了花枝，还清扫了院子。

殷戈止冷眼旁观，阴阳怪气地道：“扫那么干净做什么？又不是你住。”

这话够酸，风月打了个寒战，提着扫帚蹦蹦跳跳地跑到他面前，笑着问：“您想奴婢留下来？”

“谁想你留下？”

“那奴婢就不留。”风月认真地看着他，一本正经地道，“您是上，奴婢是下，您说什么奴婢就听什么，所以公子，想要奴婢留下来，就开口直说；不想要奴婢在眼前晃悠，也可以开口直说，奴婢都能听您的。”

殷戈止抱着胳膊靠在柱子边，皱眉看着她，没吭声。

想了想，风月又道：“还有个忙可能需要殿下相帮。”

“说。”

“护城军里有个叫李勋的人，以前是攻澧前锋营的百夫长，平昌之战后因罪退回不阴城，做了护城军的教头。”风月道，“这个人平常出门，整日酗酒，奴婢想请他去梦回楼坐坐，但人微言轻，不知殿下可否……”

“他与你有仇？”殷戈止问。

风月掩着唇呵呵笑了一阵，甩了帕子，媚眼直抛：“您怎么把奴婢想得那般可怕呢？没有仇就不能请出来坐坐了吗？”

殷戈止眼神幽深，看着她认真地点了点头。

指名道姓地要请人出来坐坐，不是有仇，谁信呢？

“好吧。”放弃伪装，风月认真道，“是有点仇，所以打算问候一下，殿下能看在奴婢办事还算妥帖的分上帮个忙吗？”

“可以。”他轻描淡写地应下，甚至连什么仇都没问，转身就进屋去了。

风月想了想，觉得这人应该不会敷衍她，于是安安心心地接着打扫。

观止在打扫客房，见风月进来，便说了一句：“这院子自从您来了，就干净了不少。”

风月笑道：“我刚来的时候，这儿也挺干净的，还有别人住吧？”

“没有啊。”观止摇摇头，道，“我们在这儿住了一年了，客房从来没进过人。每次洒扫，我只将这儿表面的灰尘擦了，免得万一有客人，看着也太失礼了。”

风月感觉脑子里有光闪过去，跟上次的一样，只是这次没人打扰，她一把就抓住了那光，轻轻吸了口气。

“姑娘怎么了？”观止问。

“没……没事。”风月揉了揉头，笑道，“大概是有点累了，我先去歇会儿。”

观止不疑有他，转身就继续擦桌子。风月抿唇，扶着脑袋出门，边打扫庭院边慢慢地想。

上次派人去将军府找东西，越过了重重机关，翻遍了整个书房，结果是什么也没找到，她一直觉得有别的暗格没有被发现。但现在想想，也许易国如根本没将重要的东西放在书房。设置那么多机关，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有问题的是客房。

将军府主院的客房说是从来没人住，所以满是灰尘。可是，使臣府就观止一个下人，都知道打扫的时候顺便把客房的灰尘扫了。将军府奴仆成群，难道就没有人想到要收拾客房吗？就算不给人住，打开门一阵灰尘

扑过来，也不符合易国如的性格啊，宅子都修得那么完美，客房里的灰尘不知道扫？

唯一的可能，就是那房间里放了重要的东西，易国如吩咐过不用打扫，所以才会那么脏。

风月有些激动，捏紧了拳头，定了定心神之后，才继续若无其事地打扫庭院。

一击不中，将军府已经加强了戒备，更换了机关，想再次得手，得继续等。

风月深吸一口气，抬头看了看天。

不阴城很快迎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雷雨，大雨之后，天气放晴，夏天就到了。

民间议论护城军都尉贪污之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太子趁势上稟皇上定罪落案，朝中求情之声渐微。六月初，赵麟被判斩监候，所有家产充公，子孙三代流放出城，不得回都。

听见消息的风月原地转了三个圈圈，吧唧一声亲在殷戈止的脸上！

殷戈止嫌弃地擦了擦她的口水，道：“你可以回梦回楼了。”

风月正想谢个恩啥的，这人却又补上一句：“不过好生待着，别想接客。”

“为啥？”风月一愣。

嗤了一声，殷戈止点了点她的脑门：“记性不好？你名义上已经被徐怀祖赎身了，不是吗？”

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她当初为了赖在这使臣府，所以才那么说的，谁承想还不能挂牌了？

风月鼓了鼓嘴，道：“好吧，不做明娼，成个暗盗也不错。”

“暗盗？”看她一眼，殷戈止问，“想偷什么？”

做了个“猛虎扑食”的动作，风月举着爪子龇牙咧嘴地道：“偷人性命！”

殷戈止眼里有一丝笑意闪过，他伸手拍了拍她的脑袋：“去吧，动作麻利点，不要让人察觉了。”

“嗷呜”一声，风月扭头就往外跑。

姑娘们夏天穿得更少，薄纱下肌肤若隐若现，挥着小手绢儿的姿态也更迷人，饶是白天，整条招摇街都荡漾着一股子快活味儿。

风月带着灵殊爬进狗洞的时候，抬眼就看见了正在后院里快活的断弦。

由于这样的场景不是第一回撞见，风月显得额外镇定，伸手就捂住了后头灵殊的眼睛。

断弦却不怎么镇定，惊叫一声拢了衣裳，轻轻推了面前的恩客一把，然后扭曲着脸瞪着她：“你不能走大门了是不是？”

风月抱歉地笑了笑，拉着灵殊就跑！灵殊一边跑还一边问：“大白天的，断弦姑娘在后院做什么啊？”

“小孩子不该问的别问！”风月弹了弹她的小脑袋，溜回自己的房间坐下，心情甚好地给花盆里的野草浇了浇水。

没一会儿，门就被人踹开了，熟悉万分的声音阴阳怪气地响起：“哟，这不是风月姑娘吗？听闻被有钱人家赎了身，怎么又灰溜溜地回来啦？”

风月勾唇一笑，道：“我要是不回来，你挤对谁去啊？”

断弦瞪眼看了看她，冷哼：“谁稀罕挤对你？你跟何愁不在，我的生意可好了，棺材本都有了。”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风月道，“何愁马上也要回来了，你有了棺材本的话，以后少赚点也没关系。”

听了这话，断弦脸都绿了：“你回来就够让人糟心的了，她还回来干什么？怎么这年头被赎出去的妓子都要被送回来？”

风月伸手放了银子在灵殊手里，打发她去买绿豆糕，然后笑咪咪地将断弦拉进屋子，歪着脑袋问她：“还想报仇吗？”

一听这话，断弦愣了愣，有些愕然地看她一眼：“你怎么知道……”

“不用管我怎么知道，叫我一声姑奶奶，我可以帮你把仇人请来喝酒，你觉得如何？”风月抬了抬下巴。

断弦神色凝重，抿着唇退后一步，直接朝她跪了下来，膝盖磕在地毯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风月蹲下来看着她，低声道：“明日黄昏，我陪你去会会他，如何？”

断弦眼里有火花迸发出来，像黑夜里划过光，亮得让人不敢直视。

她狂喜，身子微微发抖，嘴巴张张合合好几次，才终于吐出声音来：“当真？”

“当真。”风月点点头，直视她，道，“只是，人来了，你也得听我的，不可轻举妄动。”

不可轻举妄动？断弦脸色一僵，接着五官微微扭曲，恼恨道：“只要他出现在我面前，我不管用什么法子，都一定会杀了他！你叫我别轻举妄动？”

“我就是知道你会这样，才让你听我的。”风月轻轻叹了口气，道，“杀一个畜生，然后把自己的性命赔进去，值得吗？”

“值得啊！要不是为了杀他，我为什么还活着？”断弦眼里慢慢充血，声音嘶哑起来，像苟延残喘到最后的老人，浑身上下只靠一口气撑着。

风月伸手捏了捏她的肩膀，道：“你杀的话，他只会痛快地死去，算什么惩罚？不如交给我。你这条命，还得留着给你妹妹年年祭拜，不然到了地下，她都得饿肚子，多不好啊。”

断弦身子一顿，愕然地抬头看着她：“你到底是谁？怎么会知道我妹妹的事情？”

她的故事，只在进梦回楼的时候告诉过金妈妈。金妈妈说过，除了梦回楼的东家，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此事。

“我是谁重要吗？重要的难道不是你大仇将报？”朝她抛了个媚眼，风月道，“你也得感谢何愁，要不是她，赵麟和周臻善不会倒得那么顺利，咱们也别想这么轻松地动李勋，还没有太严重的后果。”

断弦瞳孔微缩，震惊地抬头看着风月，眼里思绪流转，片刻之后恍然大悟，却是更加震惊：“您……”

“入梦回楼之时，金妈妈答应过你们，有仇必报。但你们也答应过她，报仇之后从良，过安生日子，不轻贱性命。”风月笑得可爱，歪着脑袋道，“说到要做到啊。”

断弦情绪翻涌，百味杂陈，缓了好一会儿，还是没忍住，扑过来抱着风月号啕大哭！

“哎哎，你鼻涕！”

“东……”

“东你个鬼，我是风月！以后还得跟你抢生意的那位！”

“我……”

“你行了吧你，哭花了脸跟鬼似的。”风月跌坐在地上，嘴上一点没留情地挤对她，手却很温柔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这下断弦哭得更凶，整个梦回楼都听见了动静。

金妈妈扭着身子冲上来，还带着微云等人，撞开门就问：“怎么了？怎么了？”

“风月，你欺负断弦了？”

风月干笑两声，朝着门口无奈地摊手：“她大概是太想我了，看我回来，给激动的。”

这也太激动了啊！金妈妈摇头，扯着嗓子道：“行啦，有姑娘回来是好事，哭什么哭啊，多不吉利，洗洗脸准备晚上接客啊！”

把鼻涕和眼泪全擦风月身上，断弦深吸一口气，又慢慢地吐出来：“舒坦了。”

风月嫌弃地沾着自己的衣裳，摇头道：“我不舒坦了，我要沐浴！”

断弦“扑哧”一声笑出来，而后深深地看她一眼，哑声道：“去吧，风月姑娘。”

“好嘞。”拿了换洗衣裳，风月飞一般地冲下了楼。

使臣府。

坐在院子里看了一下午的书，殷戈止心情不是很好，瞧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怎么瞧怎么不顺眼。

“主子？”善解人意的观止道，“您要是不喜欢这些，不如就让人来清理了？”

“不必。”殷戈止道，“让你查的事情查到了？”

“嗯。”观止拱手，“那李勋与风月姑娘没什么渊源，倒是在平昌战役之时戕害过不少民女，后因为遭国民情汹涌而被迫退回不阴城，只当个守城军的教头。”

戕害过不少民女？思忖一二，殷戈止摇头，这点小事，实在用不着他出马。

“那就请他明日黄昏到梦回楼一叙吧。”

“是。”

梦回楼的生意已经回转了不少，食色之人，大多也只看重美色，谁管那些个纷争纠葛？所以这天黄昏，李勋到梦回楼门口的时候，看见的就是姑娘们迎风招展，恩客们络绎不绝。

“好地方啊！”李勋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心想殷大皇子邀他来这种地方，肯定不是想审查他，便放心地跨进了门。

金妈妈一瞧见他就笑嘻嘻地引他上楼：“大人这边请啊。”

三楼之上一片黑暗，没一间屋子亮着灯，李勋有点奇怪：“这层楼被人包了？”

“可不是吗？有大方的客人包下来了，只接待您一位。”金妈妈掩唇一笑，站在二楼的楼梯上不走了，“您只管上去就是，里头啊，姑娘不少，不管闹出什么动静，都没人会去打扰的。”

这么好？搓了搓手，李勋意味深长地笑了两声，然后提起衣摆就往楼上跑。

所有的屋子都是黑的，但有一间屋子开着门，里头隐隐有姑娘的娇笑声。

他经常逛窑子，但梦回楼这种花销挺大的地方，是没怎么来过的，有此机会，当然要好好放纵一番了！

兴奋地跨进那屋子，李勋先拱手：“殿下，卑职来迟，还望恕罪！”

旁边有香软的身子缠上了他，纱巾在他面前一晃，咯咯笑道：“大人来这么迟，可让奴婢们好等。公子说了，要先伺候好您，要是伺候不好，咱们就没赏钱了！”

“是呀。”又有姑娘靠过来，玉手将他的腰带一扯，声音酥得令人骨头发软：“来嘛，咱们先来玩捉迷藏。”

一口酒喂过来，李勋张口就喝，任由她们用腰带蒙住他的眼睛，他笑道：“殿下待卑职真是不薄啊！如此，那卑职也不推辞了！”

说着，他伸手就往旁边的人抓去。

姑娘们四散开去，笑声不绝于耳。李勋素来是好色之人，更喜欢玩花样，对这游戏当真是喜欢极了，出手飞快地抓着一个姑娘，那姑娘便笑道：

“奴婢微云。”

说完就挣脱开，跑了个没影儿。

李勋大笑，接着抓一个，问：“你是谁啊？”

“奴婢金玲呀。”

抓上了瘾，李勋转着圈儿，突然自己左脚绊右脚，狠狠摔在了地上。

屋里的笑声戛然而止。

觉得有些奇怪，李勋撑着身子想爬起来，却摸到了一点布料，心里一喜，立马就顺着那衣裳将人抱在了怀里：“哈哈，以为不出声，我就抓不住了？你是谁啊？”

“奴婢是小琴呀。”阴森森的声音，带着悠长的尾音，李勋听得一激灵。

小琴？

他猛地扯下眼上遮着的东西，眼里赫然映入一张惨白的鬼脸，眉眼间都是稚气，嘴巴血红，眼下青黑，似哭似笑地看着他道：“大人不记得小琴啦？”

一股子凉意从脚底板升到心窝，李勋吓得后退几步，好半天才惊叫出声：“鬼啊——”

“咯咯咯。”慢慢地朝他爬过去，“小琴”幽幽道，“大人不是最喜欢奴婢了吗？说要奴婢伺候一辈子的呀，现在奴婢来伺候您了，您别走呀……”

“啊——”李勋浑身抖着四处乱窜，却发现这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背后的东西很缓慢地爬着，他却有死亡将近的窒息感，猛地去拉门。

“哗啦。”门外挂着的铁链响了一声，却打不开。

惊恐万分，李勋“啊啊”乱叫着，一边回头看朝自己爬过来的“鬼”，一边猛地砸门：“救命啊！救命啊！”

“这不是奴婢该喊的吗？”幽幽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小琴”伸手就抓住了李勋的脚踝，“大人可记得奴婢是怎么死的？”

“我不记得！我不记得了！”李勋慌乱地否认。

一股子尿骚味蔓延开来，“小琴”嫌弃地松了手，慢慢地站起来：“大人不记得，奴婢记得呀，奴婢是被大人弄死在床上的……奴婢才十四岁啊，大人！”

恐极生怒，李勋四处看了一眼，猛地拿起桌上的烛台朝“小琴”砸过去！

尖尖的烛台从耳边划过，风月眯眼，心想幸好是她来扮鬼，要是断弦，估计就处交代在这儿了。

风月还在想着呢，头顶上猛地掠过一阵风，烛台瞬间就不见了，也不知为何，李勋砸到墙上去，“砰”的一声响，然后滚落在地上。

眨眨眼，风月抬头看了一眼房梁，然后继续爬到李勋身边，“呜呜呜”地哭：“大人还想再杀奴婢一遍，那就怪不得奴婢了……奴婢要缠着大人，时时刻刻都陪着大人！”

惊恐地看着她，李勋一口气堵在心口，上不去又下不来，终于晕了过去。

“啧，就这点胆量？”拨开披散的头发，风月起身，端了桌上的酒，又给他灌下去点儿，然后拍了拍手，“姑娘们，动作麻利点儿。”

躲在里间的一群姑娘鱼贯而出，断弦走在最后，眼里余恨未消。

风月拍了拍她的肩膀，道：“别让他死得太痛快，乖，听我的。”

“是！”点头应了，断弦闭眼壮了壮胆，接着就叫人将李勋抬起来扔到床上，然后一群人围着等。

李勋醒来的时候，只觉得眼前一片花白，好不容易缓过神来，就听到旁边的姑娘关切地问他：“大人，您怎么了呀？”

惊慌地侧头，见是个正常的姑娘，李勋长出一口气，问：“你们刚刚都在吗？”

“在啊。”金玲道，“咱们正玩得好好的，您就晕倒了！”

当真是撞鬼了？李勋皱眉，只觉得头痛欲裂，抬眼看向四周，发现床边围了三个姑娘，也没仔细看，就问：“你们叫什么名字？”

“奴婢微云。”

“奴婢金玲。”

最后一个姑娘低着头没吭声，李勋奇怪地看着她：“你怎么不说话？”

断弦缓缓抬头，笑得诡异，幽幽道：“奴婢小琴。”

似乎被厉鬼的爪子扼住了咽喉，李勋瞪大眼，眼白突出，瞳孔紧缩，一边往床里头退，一边拿起枕头疯狂地朝断弦砸：“鬼啊！”

断弦侧身躲开，一脸委屈：“奴婢怎么就是鬼了？”

金玲和微云护着断弦，就见李勋像是疯了一般，不停地发着抖。

门打开，风月拢着杏色的袍子进来，关切地问：“哎呀，这是怎么了呀？大人，您没事吧？”

说着，她又斥了旁边三个姑娘一声：“你们怎么伺候的？”

一看见她，不知怎么的，李勋觉得分外有安全感，伸手过来抓着风月的手腕，颤颤巍巍道：“快让她们出去！快让她们出去！”

“大人别紧张，她们伺候不周到，奴婢会好生教训的。”风月临时充当了一下金妈妈的角色，朝他笑得春暖花开，偷偷朝断弦使了个眼色。

断弦颌首，低头跟着其余两个人一起出去。

屋子里没别人了，李勋却依旧惶惶不安，整个人显得格外焦躁，用力抓住风月的手腕：“你们这儿有鬼……有鬼！”

“大人说笑。”风月柔声安慰他，“咱们楼里一向人多，哪里来的鬼呢？一定是大人看错了。”

“那个小琴……那个小琴……”李勋僵硬地摇着头，道，“小琴已经死了很久了，怎么会在这里？”

“小琴？”风月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方才是微云、金玲和断弦三位姑娘，哪有什么小琴？您听错了吧？”

听错了？李勋一愣，扫视了一眼这房间，急促地喘着气，许久才缓过神来。

是他听错看错了吗？应该是的，这世间哪里来的鬼？小琴死了那么久，怎么可能这个时候才来找他？

捂着被子冷静了好一会儿，李勋缓了过来，白着脸道：“那……应该是我听错了。”

“大人休息一下，奴婢给您倒杯茶。”风月起身，走到前头的圆桌边，拿起茶杯，轻轻往桌上一放。

“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却没人进来。

李勋一惊，侧头看过去，就见一抹白色的影子披头散发地爬了进来。

“啊啊啊！”惨叫声直穿云霄。

风月忍不住捂了捂耳朵，端着茶好奇地回头看：“大人又怎么了？”

“鬼！鬼！当真是鬼啊！你看！”有风月在，李勋还说得出话，猛地跳下床，将风月拉着，躲在她身后。

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一眼，风月一脸莫名其妙：“哪儿有鬼啊？奴婢怎么没瞧见？”

她瞧不见？心里剧烈一沉，李勋吓得差点不能呼吸，张牙舞爪地跟她比画：“地上……地上爬着的！爬过来了！”

低头看了看，风月伸手往地上那“鬼”的头顶摸了摸，还是一脸茫然：“没有啊。”

那“鬼”抬起头来，露出一张惨白的脸，猛地朝李勋的方向张开血盆大口。风月蹲在李勋旁边看向他，表情茫然，眼里却有一丝阴森闪过，微微勾起了唇。

此情此景，实在是比他一个人遇见鬼更加可怖！李勋想呼吸，却怎么也喘不上气，瞪着她们看了半晌，白眼一翻，又晕了过去。

“真是不禁吓啊。”风月摇头，伸手将旁边断弦披散的头发别到耳后，轻声问，“会用刀吗？”

“本是不会。”断弦冷哼，“看见他，不会也得会。”

“很好。”拍拍手，风月去关了门，然后抬头看着房梁上头道，“观止大人，帮个忙呗？”

殷戈止说他没空参与这种小事，所以把观止借给她防身，幸好观止来了，不然方才她还真可能打不过李勋。

房梁上衣袂一展，殷大皇子面无表情地落在了她面前。

风月：不是说不来吗？这是啥？惊喜？

“要做什么？”他不耐烦地问。

自己要来，还这态度？风月撇嘴，心想这位大爷是越发不好伺候了。不过眼下有求于人，她还是笑道：“帮忙守一下，等会儿他要是疼醒了，您抬抬贵手，把人打晕怎么样？”

看她一眼，殷戈止道：“你想凌迟他？”

掩唇一笑，风月摇头：“奴婢是那么血腥的人吗？咱们这些个弱女子，怎么会做那么残忍的事情？顶多挑断他手筋脚筋，让他动弹不得，再让断弦好生伺候他。”